
明史

明史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二百八

周延儒　王應熊　張至發　孔貞運　劉宇亮　張四知
薛國觀　程國祥　蔡國用　姚明恭　范復粹　魏照乘
陳演　魏藻德　方岳貢　丘瑜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年生馮銓友善。天啓中，歷官右中允，掌司經局事，尋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事。莊烈帝即位，召為禮部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禎元年冬，錦州兵譁，督師袁崇煥請給餉，帝御文華殿召問諸大臣。諸大臣皆請發內

帑延儒揣帝意借帑獨進曰関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後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說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群臣居數日復召問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譁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復說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二年春嘗薄暮召入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秘不得聞御史黄宗昌劾其生平穢行李長春復論獨對之非延儒乞罷不允南京給事中錢允鯨言延儒與

為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為逆黨翻局延儒既辨帝復優詔答之南京御史劉之鳳則言延儒獨對時必謂舉朝無一人不欺上獨臣不惜首公捐軀使陛下盡疑群臣遂得樹私人翦所忌帝復責之鳳責奏優詔慰延儒無何會推內閣廷臣以延儒與銓嫌置之列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十人名上帝大疑及溫體仁訐謙益延儒助之謙益得罪去事詳體仁傳帝用廷推令基命入閣而心眷延儒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夏體仁亦入其秋基命致

仕延儒遂為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體仁既並相務為柔佞帝意漸嚮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逆案而外歸獄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明年春延儒僚婿陳于泰廷對第一大同巡撫張廷拱登萊巡撫孫元化擢兵柄人皆謂延儒主之延儒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發其廬延儒兄素儒又冒錦衣籍授千戶及登州兵亂因元化侍郎劉宇烈視師無功言

蹊藉藉咸指延儒庇宇烈於是給事中孫三杰馮元飈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路振飛吳執御王道純王象雲等疊劾延儒應桂并謂延儒納巨盜神一魁賄而監視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訐奏語侵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辨帝雖慰留心不能無動已而延儒令于泰上時政四事宣府太監王坤承體仁指直劾延儒庇于泰給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輕朝廷疑有邪人交構副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削志道籍延儒不能救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

元功等招搖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為延儒功索獄因賕謝而延儒至目陛下為羲皇上人語詩送帝怒下元功詔獄且窮詰贊化語所自得贊化言得之上林典簿姚孫棐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亦具述延儒語帝益驟轉詰問未已而錦衣衛帥王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事延儒覬體仁為援體仁卒不應且陰點與延儒善者延儒大困六年夏引疾乞歸賜白金綵段遣行人護行體仁遂為首輔矣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

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勢心內
慚而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
繼當國與楊嗣昌等皆以娼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
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
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也延儒以爲然溥友吳昌
時爲交關要人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十四
年二月詔起延儒既辭不允其秋至京復爲首輔尋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延儒被召溥
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
公既入朝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

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現年兩稅蘇松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復註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輕棄於是鄭三俊掌吏部劉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國維徐石麒張瑋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救道周成

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卽用之耳何必移成帝頷之卽日復道周官給事中王士鑅駁楷溫體仁楊嗣昌薛國觀謝陞爲四凶帝怒延儒曰堯有四凶怒乃解帝嘗命降敕切責言事者延儒代草語極詆斥而末言既往不咎其因事開道如此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歲首日東向揖之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然延儒實庸駑無他材畧當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其有敗而已且性貪董門下客因緣爲奸利溥已卒世奇遠避不至左右無正言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

憤事延儒無憂色而信用昌時爲吏部郎中及給事
中曹良直廖國遴曾應遴輩昌時嘉與人有幹材頗
爲東林効奔走然爲人墨而傲通廠衛把持朝官同
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開元建効延儒納賄狀觸帝
怒與給事中姜埰俱廷杖下詔獄或謂延儒救此兩
人延儒不從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以救開
元埰罷尚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又弗救朝
議皆以咎延儒御史祁彪佳徐殿臣遂効昌時挾勢
要賄狀延儒頗不自安初延儒請罷廠衛校提督京
營太監帝從之中官皆怨延儒又傲同官陳演演銜

刺骨掌詔獄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背延
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十六年夏四月
大清兵掠山東退而南帝憂甚而大學士吳甡方奉
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勅獎
比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以賞軍
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六博歌童舞
女晝夜不絕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書褒勵偵
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
繳勅諭帝即令藏貯以識數勞慰勞之有加居數日
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

部請臣責延儒勝敵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左府都督徐允禎等言延儒頗有大臣度而用人多模稜兩可回護聽狥至奉命視師即日就道忠憤有足多吏部尚書李遇知等議畧同允禎而言延儒身係天下安危視師無功咎安可辭太常少卿王都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等各疏言延儒受寵最渥不克擔荷重任辜負國恩帝復諭延儒功多過寡令免議延儒遂

馳驛歸延儒既去給事中郝絅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山東僉事雷縯祚糾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瑞王裕民洩漏宮闈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擬溫旨告人給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惡昌時通內御中左門親鞫之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閣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演共排延儒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逮入京師時蔣輔王應熊被召還朝延儒知帝怒甚

宿留道中侯應熊先入冀爲請帝知之中道命應熊
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漢壽亭侯廟上疏乞哀求
許法司以戍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呂時棄
帝命勒延儒自盡於邸中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六
年歷官詹事以憂歸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
年冬帝遣宦官出守邊鎮應熊上言聖明焦勞求治
術亦不倚信群臣乃群臣不肯任勞怨致陛下萬不
獲已雜遣近侍監理書之青史謂有聖明不世出之
主而群工不克仰承直當愧死且近日諸臣不知職

掌何事有舉會典律例告之者反詆爲申韓刑名故今日諸臣之病非臨事不搘當之過乃平日未講求之過也今日諸事之壞非因循於風習之過實怠忘於舊章之過也語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常賜酒詔尚書黃汝良爲給事中馮元飈所劾汝良爲之辯乃解五年進左侍郎吏部侍郎缺人應熊當遷元飈發其貪汙請寄數事應熊詆元飈爲黨元飈復言應熊自謂力能吏部夫予奪自朝廷推舉聽輿論若可辭亦可覬尙謂知祖宗法度哉帝以連章求勝責之應熊博學多才熟國朝典故而性谿刻強狠人多畏之周

延儒温體仁欲引以自助咸與親善及延儒罷體仁
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望輕不與特旨擢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命下朝野駭異給事
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强愎自張縱横爲習小才足
覆短小辯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圖去善良
報復恩仇混淆毀譽况狼籍封靡倫於市行賄權璫
成命別遷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使
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帝大
怒下正宸詔獄削籍歸有勸應熊爲文彥博者應熊
咈然佯具疏引退語多憤激婁爲給事中范淑泰御

史吳履中所攻帝皆不問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巡撫楊一鵬應熊座主巡按吳振纓體仁姻也二人恐上震怒留一鵬振纓疏不上俟恢復報同奏之遂擬旨令撫按戴罪主事鄭爾說胡江交章詆應熊體仁朋比悞國帝怒譴二人而給事中許譽卿何楷范淑泰御史張肯堂張纘曾言不已淑泰言一鵬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而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一鵬疏月日誑皇上且劾其他受賄事帝頗疑應熊尋皆不聽而鐫楷纘曾秩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辨謂座

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此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
愆之罪楷益憤憂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
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即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
初十日上十四日奉明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辯旨
尚未下應熊何由知臣未解者一且旨下必由六科
抄發臣疏十四日下而首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
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臣未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
引罪因言以閣臣抄閣疏與外廷少異身受指摘與
採他人事少異楷疏與臣疏皆通國久知又與重大
機務少異帝卒惡其漏洩下應熊家人及直日中書

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委疏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己所援擢不欲以人言去也十二年遣官存問其第應熙積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一百七十餘萬詞連應熊詔下撫按勘究會應熊獲召遂不竟其事時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獨念應熊剛狠可藉以制之乃言於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應熊明年六月應熊未至延儒已罷歸給事中龔鼎孳參疏言陛下召應熊及因其秉國之日衆口交攻以為孤立寡援不樹私黨孰知其同年密

契肺腑深聯倚廷儒在也臣去年入都聞應熊賄廷儒爲再召計廷儒對衆大言至尊欲起巴縣巴縣即應熊也未幾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廷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豈堪再誤帝得疏心動留未下已而廷儒被逮不即赴俟應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顧中官曰廷儒久不至何也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乃慚沮而返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賜

尚方劍便宜從事川中諸郡惟遵義未下應熊入守
史編素督師開幕府傳檄討賊明年奏上方畧請敕
川陝湖貴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川巡撫出師
合討并勑四川巡撫馬乾淫掠不職方革乾職提問
命未達而南都亡乾居職如故已而獻忠死諸將楊
展等各據州縣自雄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
功復重慶屢破賊兵王祥亦出師綦江相犄角祥才
武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倚兩人自強又明年十
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南奔重慶英與戰敗
沒賊遂由遵義入貴州應熊退走永寧山中未幾卒

於邪節衛

張至發淄川人父敬禮部主事至發以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歷知玉田遵化著能聲行取授禮部主事久之改御史時齊楚浙三黨方熾至發齊黨也上疏陳內降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門戶外頃讀科臣疏云近日慰諭輔臣溫旨輔臣與司禮白相參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問哉語皆刺葉向高帝不報時言官爭排東林戶部郎中李朴不平抗疏力詆至發遂劾朴背公死黨挺語數君帝亦不報尋出按河南福王之國洛陽至發

裁中使以禮無敢橫有護衛千户鼓衛士譟於東門
請詩朝而罷之還朝引疾去天啓元年擢大理丞三
年以終養歸魏忠賢黨稱至發一代名賢忠賢遂矯
旨令吏部擢用至發方養親不出崇禎五年始起順
天府丞進光祿卿積羨積槩多所釐正遂受帝知八
年春遷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
習世務思用他官參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
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
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許讃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時
溫體仁為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次之越二年

體仁輩盡去至發遂爲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繼者率奉爲法時謂之傳衣鉢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爲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次居首非帝所注也及用劉宇亮傅冠薛國觀三人旨云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爲首輔有勸至發稱疾覘帝意者至發低徊久之曰如吾素無恙何卒不肯稱疾居數月帝有所賜稱首臣至發即日疏謝嘗薦東宮講官力擯黃道周爲給事中馮元飈所刺至發怒兩疏詆道周而極頌體仁孤執不欺窮類學之後爲編修吳偉業所劾講官項煜論至發把持考選

庇兒女姻任濬而抑戒勇至發上章辨謂未與濬姻煜言至發次子與濬連姻帝以為煜面奏濬至發兒女至戚今指其子語游移至發後既便之弈遂煜去內閣中書黄應恩悍戾體仁至發輩倚之恃勢恣橫及為正字不當後為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日也至發不諳故事令黄之應恩不能爰委其事他公講官撰講義送應恩繕錄拒不納檢討楊士聰論之至發揭寢士聰疏士聰又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發終庇之會後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恩當撰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為洗雪及進呈帝不懌將加

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傅冠曰袁許士柔事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咈然曰公等不救我自救之乃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飭應恩藉嗣昌疏救亦不納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賕請事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帝優旨褒答而下應恩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去至發頗淸羸起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己不能救物情帝亦以其望輕且惡其洩士聰疏於吏部尚書田惟嘉一疏即聽去且不遣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

六十金彩幣二表裡祝首輔去國恩典僅得半馬旣歸捐貲改建石城賜敕優奬俄以徽號禮成遣官存問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勅名周延儒賀逢聖及至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七月卒於家先累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祭葬廕子如制代至發爲首輔者孔貞運代貞運者劉宇亮貞運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第二人授編修崇禎二年官少詹事畿輔被兵條上禦敵及戍守應援數策九年六月與賀逢聖黃士俊並入內閣體仁至發迭爲首輔三人者伴食而已居

二年進聖士俊先後去貞運代至發為首輔帝親試
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及命
下閣擬悉不從而帝所以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
御史郭景昌等群詣輔臣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訛
多難行景昌與辯退即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貞
運卒引歸十七年聞京師變貞運出哭臨慟絕不能
起舁歸遂得疾六月中卒進聖自有傳士俊順德人
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人也入閣累加少傅歸而
父母皆在堂人以為榮唐王以原官召未赴後相永
明王老不能決事數被劾辭歸以卒宇亮綿竹人萬

曆四十七年進士累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宇亮短小精悍有膂力好技擊居翰林時與家僮角逐性不愛書館沖撰文纂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獲與以座主錢士升為之援引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竟獲大用明年六月貞運罷歸遂代為首輔其冬都城戒嚴命閱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二日而畢又閱視內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卒事時

大清兵深入帝憂甚宇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即章總督盧象昇任命宇亮往代宇亮請督察而帝忽改

為總督大懼急與國觀及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
留象昇而宇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
保定聞象昇戰沒至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大至上下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
陳弘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宇亮大
怒傳令箭至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弘緒亦傳語曰督
師之來禦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芻粮不繼責有
司欲入城不敢聞命宇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治州
民詣闕訟寃願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鐫級調用帝
背畏葸宇亮不任事徒擾民表明年正月至天津賞

諸將退避疏論之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國觀方巽為首輔欲宇亮得罪與嗣昌謀遽擬旨軍前斬光祚比旨下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乃繫光祚獄而具疏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矛盾下九卿科道議議宇亮弄兵玩國憲大不敬宇亮疏辨部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啓新沈迅復重劾之改擬削籍帝不從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宇亮竟以此去位而國觀代為首輔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宇亮卒免議久之卒於家

薛國觀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萊州推官天

啓四年擢戶科給事中數有建白魏忠賢擅權朝士爭擊東林國觀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撫張鳳翔兵部侍郎蕭近高刑部尚書喬允升皆東林也尋遷兵科右給事中於種事亦多所論奏忠賢遣内臣出鎮偕同官疏爭七年再遷刑科都給事中崇禎改元忠賢遺黨有欲用王化貞寬高出胡嘉棟者國觀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鎮醫無閭還言關内外營伍虛耗將吏侵尅之弊因薦大將滿桂才帝褒以忠讜令指將吏侵尅者名列上副將王應暉等六人詔俱罷之吏陝西盜起偕鄉人仕於朝者請

設防逮勒弄追論故廵撫喬應甲納賄縱盜罪削應甲籍籍其贓國觀先附忠賢至是大治忠賢黨爲南京御史袁燿然所劾國觀懼且虞掛察典思所以撓之乃劾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兵科給事中許譽卿言兩人主盟東林與瞿式耜掌握枚卜文華召對陛下惡章允儒妄言嚴旨處分譽卿乃持一疏授惟炳使同官劉斯琜邀臣列名臣拒不應遂使燿然劾臣臣自立有品不入東林遂懼其害令劾句惟論東林異同向背借崔魏為題報仇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式耜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遙制察典舉朝無敢言

求詆爟然萌劉鴻訓得御史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
觀卒免察然清議不容旋以終養去三年秋用御史
陳其猷薦起兵科都給事中遭母憂服闋起禮科都
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九年擢左僉都御史明年八月
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觀為人
陰鷙谿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
帝遂超擢大用之十一年六月進禮部尚書其冬首
輔劉宇亮出督師國觀與楊嗣昌比搆罷宇亮明年
二年代其位叙勦寇功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
淵閣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先為首

輔者體仁最當帝意居位久及張至發孔貞運劉宇亮繼之皆非帝意所屬故旋罷去國觀得志一踵體仁所為導帝以深刻而才智獨不及操守亦弗如帝初頗信嚮之久而覺其奸遂及於禍始帝疑見國觀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安敢如是東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於是專察其陰事國觀任中書王陞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其家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而國觀前遣史塈所寄銀周楊兩家又誘塈著頭出告由是諸事悉上聞帝

意漸移國觀猶力排姦贓為黨人搆陷帝不聽帝初憂
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內
戚畹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者孝
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
憤諠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貲
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
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
衢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
奪國瑞爵國瑞悸死有司追不已戚畹皆自危因皇
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

薩空中責帝薄外家諸皇子盡當殀皇五子亦聞是言俄皇子卒帝大恐即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恃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吳昌時及考選昌時慮國觀抑己因其門人以求見國觀偽與交驩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主事昌時大恨以為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謀遣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語於帝帝益疑十三年六月楊嗣昌出督師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乃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督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等不測帝意

議頗輕請令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承淳狥私狀而微詆國觀竊肆媢嫉帝不懌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遂革國觀職放之歸然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纍纍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厰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陛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所連及承淳奕琛暨通政使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陛彥詔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承淳奕琛與焉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至十月陛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棄市而遣使逮國觀國

覲還延久未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邸不以屬
吏國觀自謂必不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
鼾臥及聞詔使皆緋衣蹶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
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
昌時殺我乃就縊明日使者還奏又明日許收斂懸
梁者兩日矣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云法
司坐其贓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險忮
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冤
之者袁愷聊城人既劾罪國觀後為給事中宋之普
所傾罷去福王時起故官至鎮江病卒

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起家寒素受業焦竑門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以清慎得民遷南京吏部主事乞終養歸服闋起禮部主事天啟四年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爲己屬更歷四司癸御史楊玉柯請囑玉柯被譴國祥亦請告歸其冬魏忠賢既逐南星御史張訥劾國祥爲南星邪黨遂除名崇禎元年起稽勳員外郎遷考功郎中主四年外計時稱公慎御史龔守忠陝西參政彭堯濟詆國祥通賄國祥疏辨帝褒以清執下都察院核奏已而事白守忠坐謫官尋遷大理右寺丞歷太常卿通政

使內工部侍郎謝詔戶部並在南京九年冬召拜戶部尚書楊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而是時度支益匱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時有所蠲減最後建議借都城賃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遂行之勳戚奄璫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然帝由是眷國祥十一年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出御中極殿召廷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四月大雪朝廷腹心耳目臣務避嫌怨有司舉劾情賄關其心剋期平賊無功而勦兵難撤外敵生心邊餉無多加派未已

民貧既甚正供尤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卿等悉心以對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改國祥禮部尚書與楊嗣昌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俱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劉宇亮為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又驟增國祥等居政府者凡八人國祥特以醇謹名少所建樹嗣昌國觀用事委蛇其間自守而已明年四月召對無一言帝傳諭責國祥緘默太負委任國祥遂乞休去未幾卒於家國祥既貴雖布衣蔬食中官曹化淳炎貴失臣臺諫省致祭王之心喪毋要往

梁國祥與鄭三俊獨不往人以是多之遷年遷安人天啓四年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璫大盡語魏忠賢大怒貶三秩調之外御史徐復陽希指劾之削籍爲民崇禎初起原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遷年以汪喬年應李善長裔孫李世選自稱有高皇帝手書合同各一道請復爵上出內府御書審對字跡不相似下世選刑部獄遷年言世選年幼無所知幽繫日久可念帝命釋之未幾擢禮部尚書入閣輔政其冬刑科奏稱恭未究就遷年以犯贓私者人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

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年引罪即罷歸福王時復原官不召魯王三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紹興破王航海逢年追不及與馬士英方國安等降於我

大清已而以蠟丸書通閩被得誅死國用金谿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五年陳時政六事痛詆葉向高趙南星而薦亓詩教趙興邦邵輔忠姚宗文等七人以逢魏忠賢意忠賢喜矯旨褒納尋以資當爲廵撫而忠賢適惡江西人勸令閒住崇禎元年起故官累遷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崇文

宣武兩街故有巨石備駕出除道者名曰牙石國用建議取之帝閱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廷推閣臣國用望輕不獲與頗憤恚會召對言於帝曰近來黨比成風朝端大政衹數人把持耳聲色俱厲用以激帝怒帝不荅越數日遂令輔政攝禮部尚書累加少保改吏部尚書武英殿明年二月卒於官贈太保謚文恪國用居位清謹與同列張四知胥庸才碌碌無所見

後粹黃縣人崇禎元年為御史廷議移毛文龍内地後粹言海外數萬生靈誰非赤子倘棲身無所必各據一島為盜後患方深又言袁崇煥功在全遼而尚

寶卿董懋中詆為逆黨所庇持論狂謬懋中遂落職
文龍亦不果移巡按江西請禁有司害民六事時大
釐郵傳裁減削過甚反累民復粹極陳不便丁艱歸
服闋還朝出按陝西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設防
留餉為治標廣屯招撫蠲賦為治本帝褒納之廷議
有司督賦缺額罪撫按復粹力言不可擢大理右寺
丞進左少卿居無何超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時同命者五人翰林惟逢年餘皆外僚而復粹由
少卿尤異數蓋帝欲閣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
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逢年以禮嗣昌以

兵國用以五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累加少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國觀罷復粹爲首輔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三者復粹意自陳三者無一請罷温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淺才疎伴食中書遺譏海內帝以妄詆大臣下之吏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保改建極殿賊陷洛陽復粹等引罪乞罷不允帝御乾清宮左室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粹等不能對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復粹錄囚自尚書傅宗龍以下多所減免并清厰衛囚是年五月致仕國

變後卒於家四知者費縣人崇禎中歷官禮部右侍郎貌寢甚才識卑下常患惡瘍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忽及之給事中張淳劾其為祭酒時貪汚狀四知賄帝前力辯言己孤立為廷臣所嫉帝惡朋黨先後命相大抵狀衆所棄聞四知言帝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明年六月與姚明恭魏炤乘俱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恭蘄水人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崇禎十一年由詹事遷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給事中耿始然劾之曰明恭與副都御史袁鯨比而為奸劉其黨陳善猷獻策遂御覽宜拈飾帶帝不聽明年遂柄用炤乘滑縣人天

啓時爲吏科都給事中崇禎十一年歷官兵部侍郎
是年國觀引於閣臣入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加
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明蔡加太子太保進
戶部尚書文淵閣熠乘加太子少傅進戶部尚書文淵
閣帝自即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去大臣彈章愈
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載爲御史鄭崑貞屈動曹溶
給事中馬嘉植所劾帝皆不納十五年六月始致仕
明蔡一載鄉人詰鬩訟之請告歸熠乘亦四載御史
楊仁愿徐殿臣相繼劾憤甚上疏辨殿臣臚其縱妾
虐女婿爲奸罵父友臙妾棄妻諸醜迹熠乘猶欲辨

御史劉之勃復論之引疾歸後四知降於我

大清

陳演井研人祖效萬曆間以御史監征倭軍卒於朝鮮贈光祿卿演舉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歷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講筵十三年正月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莊烈帝簡用閣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既能否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旨即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謝陞同入閣明年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十五年

以山東平盜功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被
劾乞罷優旨慰留明年五月周延儒去位遂為首輔
尋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三載考績加
少保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踰月罷政再踰月都城陷
遂及於難演為人沉深忌刻惡副都御史房可壯河
南道御史張煊不受囑因會推閣臣譖於帝可壯等
六人俱下吏王應熊召至旋放還演有力焉自延儒
罷後帝最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當是時
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反以賄聞
及李自成陷陝西逼山西廷議撤寧遠吳三桂兵入

守山海關策應京師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優詔報許賜道里費五十金彩幣四表裡乘傳行演既謝事薊遼總督王永吉抗疏力詆其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斥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貲多不能遽行賊已陷京師與魏藻德俱被執繫賊將劉宗敏營中其日獻銀四萬賊喜不加刑四月八日獲釋十二日自成將東禦三桂慮諸大臣為後患盡殺之演亦遇害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帝思得人

俊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訌何以報仇雪恥藻德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中誠使文臣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故孔子論政曰知恥近乎勇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句踐豢馬以沼吳燕昭式蛙以滅齊皆知恥之效也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擢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五年都城戒嚴疏陳兵事明年三月召對稱旨深加獎勵藻德有口才應對捷給帝以己所親擢且意其有抱負五月驟擢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

改少詹事正統末兵事棘彭時以殿試第一人踰年
即入閣然仍故官修撰未有超拜大學士者陳演見
帝遇之厚與相比附八月會試演當為總裁引藻德
為副遂越蔣德璟黃景昉而用之自藻德居位一無
建明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詔加兵
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田
練兵諸事駐天津而命方岳貢駐濟寧蓋欲出太子
南京俾先清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
遂止不行及演去後藻德遂為首輔同事者李建泰
方岳貢范景文丘瑜皆新入政府亦不能有所為至

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貢瑜並被執幽劉宗敏所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五萬或三萬翰林三萬或萬部曹數千勛戚無定數藻德輸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腦裂以四月初二日死復逮其子追徵許言家已罄盡父在猶可丐門生故舊家今已死復何所貸賊揮刃斬之逮泰曲沃人天啓五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善育才頗著聲望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其年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方岳貢並命疏陳時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明年正月李自成

逼山西建泰應鄉邦被陷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
毅然有滅賊志常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帝臨朝嘆
曰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
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殉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
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范
景文請代俱不可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
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勞再三曰卿
若行朕做古行推轂禮建泰退即請復故御史衛楨
固官授進士凌駉職方主事並監軍參將郭中杰為
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嶐聯絡延寧甘固義士

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宜從事二十六日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抵城外旌旗甲仗盛設五府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前致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帝居中諸臣陪侍樂作酒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即以賜之乃出手勅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為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

然所擒止五百人甫出都閭鄉邑已陷家貲盡沒驚
怛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閉不
納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
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復鄉官張羅彥等並
死之建泰獨不死爲賊所執送京師賊敗走
大清召爲內院大學士未幾罷歸姜瓖反大同建泰
遥應之
大兵至建泰迎戰敗擒伏誅
方岳貢穀城人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郎中
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並以 廉謹聞崇禎元年稍遷

松江知府海濱多盜獲輒杖殺之東南臨大海海水時齧土為禾患易以石堤二十里遂為永利郡漕京師數十萬石而備倉乃去城五里為築城護之名曰倉城他救荒助役繕城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陛彥下吏言岳貢嘗餽國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冤巡撫黃希亦白其誣帝以給事中沈引培言下法司讞奏一日帝晏見輔臣問有一知府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蔣德璟以岳貢對帝曰今安在德璟復以陛彥株連對帝頷之法司讞上言行賄無實宜復官帝奬其清執

報可無何給事中方士亮薦岳貢及蘇州知府陳洪謐乃擢山東副使兼右參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監司五人岳貢與馬帝趣使入對見於平臺問為政何先對曰欲天下治平在擇守令察守令賢否在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廵方察廵方賢否在總憲總憲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日晡乃出越六日即起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適帝以事詰吏部尚書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糾駁岳貢曰何不即題參帝大喜明日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時

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閣臣無兼都御史銜者岳貢一人而已岳貢雖清羸然頗尚權術給事中時敏將出為金華知府岳貢令急上封事敏知其言即擬旨下部議處分俄吏部以敏遷疏上復擬旨敏方待罪不得遷及後部議處分貶秩留任敏仍為給事中矣十七年二月命以户兵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李自成陷京師岳貢及立瑜被執賊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貧無以應拷掠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為代輸千金四月朔日與瑜並釋十二日賊既殺陳演等諸大

臣令監守者弁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繯二人亟縊死瑜宜城人天啓五年進士爾庶吉士授爾討崇禎中累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亟上卹難宗擇才吏旌死節停催征蘇郵困禁勞役六事帝採納焉歷禮部左右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名號諸將相機進討帝不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范景文同入閣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既而被殺瑜岳貢同郡同官亦同被難生平皆自好不能死入見賊卒罹於禍人深惜之瑜子之陶年少有器畧

自成陷宜城瑜父氏忠罵賊死之陶被獲愛其才用為兵政府從事擢本府侍郎守襄陽委以留務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偽任不如也之陶欲誤賊以蠟丸貽孫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書為賊邏者所得傳庭侍內應連營前自成以羸弱誘之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名而示傳庭書責以負己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竟支解而死賊之陷京師也下令百官二十一日朝見量才擢用不

願者聽還籍歷不赴者戮其鄉人由是各官皆入謁賊復令文官三品以上者悉不叙因於賊將劉宗敏李過諸營拷掠索賄內閣則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尚書則李過知張縉彥張忻陳必謙張鳳翔以及侍郎沈惟炳雷躍龍吳履中王正志王鰲永楊汝成張維機金之俊鄉晉總督侯恂太常卿王都等皆受楚毒徵金不已其他庶僚被酷刑者不可勝計時賊中牛金星宋企郊最用事或鄉故賁緣得稍寬貸至四月八日自成以天象示警宥因繫各官縉彥等並獲釋而鄉以重劉即於是日卒至少詹事何瑞徵

楊觀光項煜以下無不汚僞命云惟禮部尚書王鐸拜官命甫下未及赴而京師陷得免遇知洋縣人天啓時官兵科都給事中坐不附魏忠賢削籍崇禎十六年代鄭三俊爲吏部尚書被繫受刑獨酷輸四萬金未釋而死縉彥新鄉人由三原知縣考選推檢討旋改兵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以憂歸十六年九月名拜兵部右侍郎踰月進本部尚書城既陷司禮掌印太監王德化率其儕數百人出郊迎賊賊喜命視事如故及縉彥等入朝羣候承天門外德化携從者十餘人自內出見縉彥詬曰國家事皆若與魏藻

德壞之令尚在此耶縉彥欲與辨德化遷批其頰而出縉彥垂涕而已尋被囚輸貲獲釋福王時以故官總督河南山東軍務事敗乃歸忻被擄人崇禎十六年由刑部左侍郎進本部尚書被執不加刑而刑其妻及子庚吉士端輸貲一萬乃獲釋必讓嘗熟人天啓時為御史有直聲給事中孫杰年例外遷中旨推京卿必讓疏劾之不敢出後附魏忠賢驟起用事崔其黨郭興言潘士聞劾必讓為東林削其籍崇禎初起故官劾罷諸附逆劉弘光汪若極門克新嘗署河南道佐其長陳于廷掌京察澄汰者當累遷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擊流賊數有功副將王進忠爲賊所誘殺温體仁素惡必讒用是斥罷之十五年起工部侍郎十七年二月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被擄掠貧不能盡應已而得釋乘間南還未幾卒鳳翔堂邑人文選郎中附東林有時望天啓中累官保定巡撫兵部侍郎魏忠賢黨惡之削籍歸崇禎初進吏部左侍郎擢工部尚書二年冬都城被兵以葥蕘不具下獄論死久之釋還十五年廷臣交薦至三十四疏遂推爲兵部尚書及帝召見跼蹐不能對命補牘又疎畧不稱旨帝大怒推問舉主吏部侍郎王錫袞等引罪乃已及

是役因亦以輸貲免戮敗南還福王時用爲兵部侍郎進尚書惟炳徇皆附東林有時望而履中爲御史時兩疏劾溫體仁言最痛切天下傳誦至是皆不能死其後膺彥鳳翔惟炳黃永之俊等多入仕

大清恂商丘人履中金壇人

論曰崇禎之季用非其人而內閣尤甚周延儒以貪邪居寵利折足覆餗鮮不仆求王應熊薛國觀狠戾而多慾亡國之行也張至發程國祥之徒大都庸碌尸位而已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而下屈膝亂賊獻金乞哀至身膏刃名污僞職是尚得齒於人

類乎且夫故君何在目猶未瞑也而蒙面喪心若此
恐狗彘不食其餘矣

明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二百九

黃汝良　　李騰芳　　喬允升

曹于汴　　陳于廷　　孫居相

鄭三俊　　張愼言　　曹珖

周士樸

黃汝良字名起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二十七年上疏曰乃者太白晝見陰干陽也狄道山崩平地成山五座高卑易位也近日政事率張人心離畔在內疑有怨恨無聊包藏不逞之漸在外疑有奸雄窺伺草澤揭竿之萌陛下宜

反身修德破散陰謀大小臣工宜痛加祓濯共回天意而其大者無如政府與言路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今鼎司業已寥寥而或虛擁端揆僵卧經歲覆餗孰甚焉臣請顯斥一人用儆有位然後爰立俊人共襄治理至臺諫為天子耳目近者厭薄言官無異草芥使天下以言為諱是自塞其耳目也宜亟出言事久繫之臣錄其播棄林莽者以廣勵直節將禁闥有寢謀之汲黯司隸有折衝之鮑宣矣不報尋以本官署司業事奉詔較進宋書北史因規切時政語極婉摯三十五年由祭酒擢禮部右侍郎時李廷機楊道賓

與汝良同官又同邑並負時望值廷推閣臣言路有謗汝良者遂不獲與及推吏部侍郎言路復肆詆毀汝良乃屢疏乞養歸天啓初起南京禮部右侍郎踰年召拜吏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疏陳救時十策凡數千言其于兵事尤詳帝優詔褒納其秋擢南京禮部尚書謝病歸五年召還掌詹事府充實錄副總裁見同事書挺擊事紕謬至謂張差原未有梃汝良與之辨忤時貴復謝病歸崇禎初疏請伸大義核信史力言三朝要典持議之非優旨褒答初汝良已加太子少保至是錄光宗講讀恩加太子太保汝良疏謝

并錄上前牧時十策帝以深切時政勑所司議行四
年詔起故官掌部事疏陳重本節財懲貪覈實兵
審勢勵士保身八事帝嘉納又因召對申言加派之
害帝領之尋加太子太傅陳師中紀律覈輔拱衛二
事言大凌長山之敗喪精銳至六萬人何可不重按
登萊及皮島設鎮無益緩急咸敗之數徒糜歲餉八
十萬宜盡撤其兵分隸昌平通州用壯畿甸時韙其
言已陳海內困弊請勑有司恤民且曰近功令嚴于
求濕文法密如凝脂致讞牘繁多囹圄充塞如上天
好生之意何言官以言為職不當收繫淹禁令其喪

氣圍府委命獄吏報聞汝良為人端厚通籍垂五十年其同里後進若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輩望遠出汝良下皆先登政府而汝良獨淹滯如故至是廷臣中最為宿老而其所條奏率関軍國大計帝甚倚任之言官常詆其衰晚宜罷帝不納然汝良卒自引歸家居久之卒年八十餘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並封旨下時議多咎王錫爵騰芳為書諫躬詣朝房投之略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菀此皆妄也但古賢豪將立權

謀之事必度其時身能作之身能收之斯不難悔其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識度事機急則旦暮緩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識智力稍不如公甚且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始謀公何詞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牽衣命坐曰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願受教但我每疏必親書禁中手迹甚明而子謂子孫之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止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議

論滋起公反欲籍以自解且異日者能使天子出公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憮然淚下明日遂反疏封之詔二十五年朝鮮復用兵騰芳時為簡討列上安攘八策累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埈同年友善天埈被劾去官騰芳願與俱去投劾竟歸於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然騰芳高伉非天埈傾邪者比也已吏部奉詔論朝士擅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太常少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

芳不肯驟遷騰芳遂辭位熹宗不許騰芳竟以省母歸天啓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四年丁內艱政府以騰芳資深加禮部尚書以行魏忠賢既竊柄惡楊漣以騰芳與漣同鄉并惡之御史王際逵因言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畫守禦多稱旨三年代何如寵掌部事釐科場風弊杜藩府請名請封冗費部事修舉尋卒于官贈太子太保騰芳天姿英毅好談經濟為時望所屬終以露才取忌不獲大用云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谷知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風采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咸為被察者稱冤時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條三疏為帝別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亦引去明年遷順天府丞尋進府尹會齊楚浙三黨用事移疾歸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時獄訟繁多允升讞鞫平允嘗言小民犯法者衆由教化不先請勅監司守令嚴保甲以詰奸申鄉約以勸

善上官即以奉行勤急定有司殿最報可魏忠賢既竊柄首逐吏部尚書趙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引升為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既而給事中薛國觀劾允升主盟邪黨詔落職閒住崇禎初召拜故官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為謙益關節授諸生錢千秋立券二千金果獲薦已千秋覺其偽欲負約二奸與之鬨得三百金而止事傳都下為部科磨勘都所發謙益大駭詰問千秋始知二奸所為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當戍二

奸旋瘐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溫體仁恐謙益復發其事詔下千秋再訊當是時帝深疑廷臣結黨蓄怒以待而體仁又從旁偵伺廷臣相顧惕息允升乃會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鞫者再千秋受拷迄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悅令覆勘體仁慮謙益昭雪已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詞盡出謙益手允升憤稱疾求去帝難慰留卒如體仁言奪謙益官閒住千秋荷校死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中外戒嚴刑部主事高斗樞並言於允升曰獄多巨盜宜請營兵防其越軼允升以時方

之兵不聽無何因劉仲金等百七十人衆破械而出欲踰城走賴城守嚴相繼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貴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寘之死中書沈旬植素間摭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并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議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亦以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繼榮俱戍邊世貴贖杖為民允升端方廉直敭歷中外具有聲績至是以詿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以治行高第徵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為同列及言官汙衊獨抗疏申雪之歲餘謁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嘗巡視內庫見庫藏殫匱力請遵舊章杜冗費繼改巡青商人輸納錙銖者至破家自盡請嚴禁中官抑勒皆不允省朝房災謂今百官多缺故上天示警宜急補曠官修廢政遼左有警議增兵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必盛誇邊臣功伐

蟒衣金帶之賜官秩之增未之或靳令何廢防至此宜重加按問若邊道超擢更當于秩滿時覈實其績毋徒循資養俸坐取建牙開府之榮三十七年進吏科都給事中奄人陳永壽掌內官監與其兄邦彥表裏為奸給事中胡嘉棟發之永壽反訐嘉棟自解于汴憤抗章極論永壽罪奄人為奪氣故事章疏入會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啟視然後進御于汴謂乖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明年與外察謝絕請謁去留惟公又明年與京察宵人湯賓尹劉國縉革屏斥殆盡其黨群起力攻于汴持之有故卒不能奪以

久次擢太常少卿疏辭不下請告又不報候命歲餘
移疾歸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
還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協王京察力扶善類事竣
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馮
從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
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
御史辭不拜初萬曆中于汴佐察嘗出王紹徽喬應
甲于外至是兩人以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屬
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忠賢遂矯旨削奪崇
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勅僚吏臺中肅

然時魏忠賢雖殛其黨猶多在列明年京察于汴力主澄汰仕路為清溫體仁之訐錢謙益也下錢千秋法司訊卒不得實體仁以于汴為謙益座主并訐之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先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尚書喬允升平心參決不為已甚而小人猶惡之故御史高捷史埅素憸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為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久而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而于汴猶以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

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許中書原抱奇者故買人子也先嘗疏劾大學士熿至是再劾熿及于許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光緒日爲兩黨請並放黜以五人皆籍山西也抱奇言既絀工部主事陸澄源劾于許朋奸六罪帝雖謫澄源于許卒謝事去及辭朝以數大進規卒贈太子太保于許雅崇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好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陳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科臣汪

若霖語誣閣臣朱賡甚力坐奪祿一年頃之劾職方
郎中周懋趙拱極黄克謙爲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地
又劾賡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埈素干清議
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三十七年視鹺河東劾稅
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除出
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猶欲覲督湖
口稅疏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常洪擅國作奸增
置爪牙爲民害論寘之法因發藩府之庶冒嫡死冒
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者案祿爲省及按山東亦著
聲績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從太常紅丸議起言君父

非可寄試崔文昇李可灼均當大辟尚書王紀破斥
特疏申救再遷大理卿進吏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
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部事大學士魏廣微
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薦擢于廷總憲
于廷不可竟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三人名上忠
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
斗盡斥為民文選郎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
坐貶黜自是朝政一更清流盡逐而小人日登進用
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力
鋤匪類仕路為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于廷請先

考于南庶耳目近綜核真報可四年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獮寇盜八事請于回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小過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故事武臣有過文臣不得擅撻至是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以擅撻指揮事聞帝方念疆埸多故欲倚任武臣旨下叅覈于廷等言軍官起家世冑率不循法度槩列彈章將不勝其擾故小過量行戒責用示創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

不自二臣始也且巡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撓于武弁何以抑驕悍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漫引巡撫勑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此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稱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南渡時贈少保謚

于廷端亮有守處朋黨間和而不激晚年周延儒當國于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亦不合卒致獲重譴去史塈之巡按淮揚也贓私狼藉于廷擬於回道按之而其長子頗有干謁塈挾其手書恐喝

事遂止叔子貞達由廕為順天知事京師陷為賊拷
死季子貞裴字定生知名於時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
縣徵授南京御史為人負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
內自宰執外至郡守縣令無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
廢治道日乖天變於上人怨於下究且瓦解土崩不
可收拾縱使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危亂帝不省
誠意伯劉世延素無賴屢犯重辟詔廢為庶人錮之
原籍世延不奉詔久居南京所為益不法及是妄言
星變將勒兵赴闕遠近駭異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南

京勳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廷吏安遠東寧忻城諸子弟悉按問强暴為戢稅使楊榮激變雲南守太和山中官黃勲嫉道士毆辱知府居相皆極論其罪時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道印事皆辦治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不動居相力詆其奸貪植黨一貫遂去居相亦奪禄一年連遭内外艱服闋起官内臺出巡漕運時漕政壞甚居相銳意振刷輸輓無後期還朝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章下廷議當褫官敬遂旨下法司覆勘居相憤復發其通賄狀敬遂不振御史年例外轉吏部當會都察院協議至是王

時熙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疏劾尚書趙煥背旨擅權煥竟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以私意出宋槃滿之祥于外居相亦據法力爭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中書張光房等五人以持攝不合時貴擯不與科道選居相並抗章論列當是時朋黨勢成言路之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己勢張甚居相挺身與抗氣不少沮於是諸黨人過庭訓唐世濟李徵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嗣汪有功王萬祚華遂群起為難居相連疏搆抂黨人迄不能容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為江西

叅政引疾不就天啓改元起光祿少卿改太僕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魏忠賢盜柄復引疾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相出趙南星門與楊漣交好而序同官虞廷陛又劾居相力薦李三才遂結史記事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耑督鼓鑄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尋以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時轉漕多虐民舟民憊甚以居相言獲蘇其用小西盜起列上弭盜諸策詔悉施行髙平知縣喬淳以貪虐為給事中楊時化所劾坐贓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與援乞移法司覆訊且訐時

化請嚮致陳時化方憂居通書居相居相報書有國事日非邪氣益熾語爲偵事者所得聞于朝帝大怒下居相獄讞戍邊竟卒于戍所弟鼎相亦舉進士歷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元氏知縣累遷南京禮部主事郎中歸德知府福建提學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糧儲天啓初召爲光祿少卿改太常丞上陳中官冒侵六事時魏忠賢客氏離間后妃希得見帝而三俊疏有篤厚三宮妖冶不列于御語忠賢遣二璫至閣中摘妖冶語令

重其罪閣臣力爭而擬旨則以先朝故事爲辭三俊不悅復疏言近日糜爛荼毒無踰中璫閣臣悉指爲故事古人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聞名者已有人內連外結待閣臣彈壓抑損之而閣臣猶阿徇自溺其職可爲寒心忠賢益慫以語侵內閣留中不下擢左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規切內外諸司吏部郎中徐大相言事被謫抗疏救之四年正月遷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楊漣劾忠賢三俊亦上疏極論尋署倉場事太倉無一歲蓄三俊奏行足儲數事國計賴之忠賢盡逐漣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賢黨張

訥請發天下書院勅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余懋衡合汙同流褫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南京諸僚多忠賢遺黨元年京察三俊澄汰一空京師被兵大臣多獲譴明年春三俊以建儲入賀力言皇上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司救過不暇上下睽孤足為隱慮顧保聖躬以保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萬七千有奇積逋至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俊初至倉庫不足一月餉三俊力祛宿弊糾有司尤急玩者數人屢與兵部爭盡冒久之士得宿飽萬曆

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徵稅六七萬泰昌時已停至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關稅南京宜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為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征之蕪湖坐賈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關徵商三俊請罷征併于工部分司計舟輸課不稅貨物皆不從遂為永制蕪湖淮安杭州三關皆隸南戶部所遣司官李友蘭霍化鵬任徵皆貪三俊悉劾罷之居七年部事大飭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復當京察斥罷七十八人時服其公旋上議官評杜請囑慎差委三事帝皆採納流寇大入江北南都震動三俊數陳防禦

案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考績入都留為
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
錄囚流徒以下皆減等三復以文武諸臣詿誤久繫
者衆請令出外候獄因論告訐株蔓之獘乞勅內外
諸臣行惻隱實政內而五城訊鞫非重辟不必叅送
法司外而撫按提逮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國刑曹决
斷以十日為期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
請舉寬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三復稽歷朝實訓得祖宗
冬月錄囚數事併列上奏寢不行前尚書馮英坐事
遣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復乞釋還侍養不許初戶

部尚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疏
上不稱旨譏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
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
怒褫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
忤旨切責帝御經筵講官黄景昉稱三俊至清又偕
黄道周各疏救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贓私令
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救之大學士孔貞運
等復以爲言乃許配贖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會吏
部尚書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時值考選外吏
多假繕城墾荒名減俸行取都御史劉宗周疏論之

諸人皆負緣周延儒屬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知兵薦
帝即欲召對親擢三俊言考選者部院事天子且不
得若況樞部乎乞先考定乃請聖裁帝不悅召三俊
責之對不屈宗周復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後第其優
劣統疏恭請欽定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真品帝
不從由是倖進者衆帝下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
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颺陳士奇四人
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嚴譴三俊皆懇救
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凜凜大僚缺官三
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獲用刑部尚書徐石麒

獲罪率同官合疏乞留三俊爲人端嚴清亮正色立朝惟引吳昌時爲屬頗爲世詬病時文選缺郎中儀制郎中吳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于帝且以屬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帝時召問三俊復徇衆意以對帝頷之明日即命下以他部調選郎前此未有也帝惡言官不職欲多逐嘗以語三俊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于外給事御史大譁謂昌時紊制弄權連章力攻并詆三俊三俊懇乞休致詔許乘傳歸國變不能殉家居十餘年而卒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昇河南參政慎言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曹人故少蓄藏會歲豐粟賤請於上官出庫銀千餘糴粟備賑已而連歲大祲平價糶之民賴以濟泰昌時入為御史極陳鄭傳之罔帝為嚴禁偕同官劾順天府丞劉蔚太常少卿官應震光祿少卿劉光復冒廁京卿三人皆罷去嘗疏論三案謂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奸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阼蠱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于積憊之餘李可灼進紅丸于大

漸之際法當駢首恩反賜金詐索國成一至此極若
夫影射冊位宗廟之影為重則先帝之釋履為輕
即神廟之鄭妃且先從以為重選侍不即移宮計將
安待其議論持正如此無何賈繼春以請安選侍被
譴慎言抗疏救之言繼春忠于陛下何可深罪帝怒
奪俸二年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興濟
間沃野萬頃可墾為田近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
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疏濬之方犂然具備可做
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
寧失守遼人轉從入關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以

無家之眾墾不耕之田于針為便請發臣部內剩積銀四千兩付観家督率異日墾田多者計功授職詔悉從之嘗為趙南星劾馮銓銓深銜之五年三月慎言已乞假旋里銓屬其門生曹欽程論劾且誣盜曹縣庫銀三千遂下撫按徵贓編戍肅州莊烈帝即位還赦免崇禎元年起故官時當京察疏言聖主御極之始乃權奸濁亂之餘媚璫諸臣實繁有徒若槩律以考功八法與諸臣情罪不符請先治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報可旋擢太僕少卿歷太常卿明年十二月拜刑部右侍郎甫視事以獄耽如杞獄不稱旨

兼尚書韓繼思下吏尋落職歸十一年召為工部右
侍郎時國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屯田鹽法諸事慎
言屢疏陳奏悉根本至計內閣楊嗣昌用副將楊德
政議改天下府通判為守備州判官縣主簿為把總
召募民兵嵗統訓練府千人州七百人縣五百人慎
言以更制事大歷陳八議其後卒不能行十四年由
左侍郎遷南京戶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尋改南京
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
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興十議曰節鎮
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偽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

廢曰懋貪曰濟税皆嘉納于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吳甡鄭三俊命甡陛見三俊不許閣臣高弘圖所擬也勳臣劉孔昭趙之龍等忿怒一日朝罷群詬于廷指慎言及甡為奸邪叱咤聲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亦班奏曰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置爭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甡三俊義不可薦且謂慎言當迎立時阻難肆辯原懷二心乞寢甡陛見命重議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辯且乞休萬象又言今日首膺封爵者四鎮也新改京營又加[illegible]鎮銜何嘗不用武

耶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寬武臣武臣之報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路不聞兼勛臣以糾劾也使勛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道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薦未為不當即諸臣知其不可自當平心入告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閧之驕弁悍卒不益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塗自此塞臣不顧諸臣存此見也御史王孫蕃言用人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臣閣臣弘圖等亦

以不能和戢文武各疏乞休俱不允然既不受召慎言力請得罷去七月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時山西盡陷于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于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喪二親鞠于祖母及為御史訃聞引義乞歸執喪三年以報子履旋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義不受辱嘆曰吾父決不為亂臣吾豈甘為賊子遂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曹珖字用韋益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皇城四門倉先是衛軍貸群璫子錢償以月餉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群璫勒券至珖命械息璫

大譁珖曰并私務奏聞聽處分耳於是羣璫請如
命軍困稍蘇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郎
中京營將張承憲大璫私人也求為大帥珖不可大
璫以屬尚書尚書為言珖終不可東廠太監盧受疏
申職掌珖亦請敕受約束部卒毋誣陷良民受大恚
四十一年出為河南參政引疾歸語尚書王象乾曰
鄭國泰厚養死士東宮無守衛萬一奸宄闌入變生
意外奈何此樞部責也後果有梃擊之事久之起南
京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即涉
勞勩何至一月之間便爾殂落道路喧傳咸知為奸

黨陰謀醫藥雜進以至于此伏思三十年來忠臣誼
士受杖受竄以爭册立者止以先帝故耳此曹久蓄
異謀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為陰蝕之計
致身軟一證遂不可起陛下為先帝愛子乃不一問
先帝喪殞之事以報先帝九原之恨豈謂三十日之
崩真為宿孽真為衰數所致耶若以先朝恩幸猶存
廷內處分不易將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奸之爪
牙可竟置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曹豫料
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曹何幸而先
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既布已遍筆誅口伐天下

必有害之者獨不能得之廠衛事有必行奸有必戮卧逆黨于肘腋而不覆慮有後患誰實誤陛下至此益天下之弑逆有毒而非酖戕而非刃者此與先年梃擊同一奸宄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廷之陰謀一日不破陛下亦不得高枕無憂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以雪先帝之讐洩萬姓之憤九廟幸甚報聞天啓初叙職方時邊功加光祿卿尋召為太常卿與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會講首善書院四年進大理卿時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珖謂御史滿士良曰諸君藉手中責盡屠東林東林盡即非東林者亦及

矣螻蛇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木亦螫恐諸君異日亦蝮蛇之草木也又語侍郎張鳳翔曰楊左六君子將速至若請于聊城得下法司猶可存其餘息聊城者大學士朱延禧也延禧與魏廣微合黨發鎮撫汪文言死詔獄許顯純自為供狀誣逮趙南星等珫語都御史李宗延曰供狀稱李若星賄趙南星五千金得甘肅巡撫不知推若星者實太宰張問達也可藉此昭雪宗延不聽珫請告歸尋為給事中潘士聞所劾落職閒任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詆珫押主邪盟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督錢法尋遷左侍

郎三年拜工部尚書琥初名珍避仁宗諱始改名尋以陵工成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凡十二萬有奇琥曰爭議處于水衝不可輕斂民怨浙江遣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擧請編入正額琥謂一入正額後且為無窮患其陰卹民瘼如此大璫張彝憲總理戶工兩部事議設座於部堂琥持不可右侍郎高弘圖極任彝憲欲共設公座琥與弘圖約凡彝憲至守曰事竣矣撤座去彝憲怏怏及主事金鉉馮元飈交疏劾彝憲彝憲疑出琥日据摭其隙會山東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

兩鉛五萬觔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懇奏鉛
廿臧惡參憲又特取粗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珖
顧狀鉛非珖任內事嚴旨盡錄庫鉛司官中毒死者
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參憲乃糾巡視科道許國榮等
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詰責參憲又指閹工冒破齮齕
之珖念大臣日與閹寺爭非國體累疏乞骸骨歸言
者屢薦卒不起家居十四年卒兩兄璜璉並知名璜
字于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西安知府
立社約令民相救恤墾荒田植桑棗多為民興利商
洛藍田間産葛民不知治募漢中民善治葛者教之

秦民始知株着織造礦税病民力為調劑用清望擢
湖廣提學副使有聲終通政叅議璉亦舉進士終戶
部郎中
周士樸字丹其商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曲沃
知縣治行有聞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十一月
疏陳勤問學親郊廟恤宗藩正士風四事復陳敬天
法祖崇儉恤民納諫五事熹宗並褒納天啟元年正
月詔選淨身男子三千人入宮其不與者尚二萬餘
以群擁禮部門求選詔再選千五百人內官王添爵
類其事以索賄激變御史申廷謨奉詔大賚邊軍守

陵內官劉尚忠鼓陵軍挾貲廷譟不得已予之士樸極論恭爵等罪請付刑官正法報聞已陳兵機七事因言內操之卒多非正身倘奸人混入其中蕭墻之憂方大不聽未幾寇遠潘繼淡總督文球宜自劾求去侍郎張經世奉命行邊恇怯不前郎勉強抵關竟一籌莫展高出康應乾畢維躍胡嘉棟身為監軍望風先遁若盡寬而用之何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乃命所司議罰三年再遷兵科左給事中署本科事時魏忠賢已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人假貴送軍器名出行山海內外舉朝洶洶謂內臣出鎮之漸士樸偕其

僚抗疏切諫援正德朝事為鑒忠賢怒奪俸三月尋遷工科都給事中織造中官李實與蘇松巡撫周起元以同知楊姜事相訐士樸兩疏劾實誣其侵撫按制有司虐機戶不納諸內使以索冬衣群集工部堂辱尚書鍾羽正士樸上言尚書者朝廷之大臣非內臣所得而辱也部堂者朝廷所建之堂非內臣可得而毀也辱大臣卽辱朝廷今羽正去志已決天下後世謂中涓逐一大臣而陛下不為正法所傷國體豈少哉亦不納士樸居垣中數年諸所論列率與中官相搘拄深為忠賢所惡明年二月當擢京卿忠賢特

之不下士樸遂謝病歸崇禎元年起太常少卿歷戶
部左右侍郎五年十月拜工部尚書以部帑匱乏積
逋至六十餘萬請敕州縣考成之法從之時命中官
張彝憲監戶工二部出納士樸恥與共事事多齟齬
彝憲嘗恣于錢穀多所稽用士樸惡之請四司所入
各存其庫他司不得互移彝憲恚疏陳不便帝命部
臣協同批發彝憲擬士樸赴庫士樸不赴彝憲以詔
命強之士樸言奉命批發非收支也彝憲以會議故
事請士樸往往則無所議也遂不再往彝憲怨奏之
帝以詰士樸士樸言設官有體未有堂上之官下行

監督之事者且祖制批發者不收支收支者不批發所以杜衡而遠嫌也臣若苟且一時廢祖宗舊制十狀名義其謂之何如必欲臣協同亦須酌其地酌其人而後可其地則朝房不必庫也其人則科道司官不得僅同內臣也因引罪求罷帝雖以和衆慰留而心甚銜之未幾駙馬都尉齊贊元以遂平長公主瑩價士模不引遂安大長公主二萬四千之例及壽寧大長公主則引瑞安之例上疏論列詞極醜詆帝責士模回奏士模財詘爲詞帝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終不召其年月李自成陷商丘與妻曹氏妾張

氏弟舉人業熙予婦沈氏同日繼死

論曰諸臣抱憤世之志出其才氣以之搘拄叢廁未為無補顧動多齟齬重以齟齬非受制權閹則見忤時宰大率鬱鬱吞聲齎志以殁求其揚眉昂首一發抒其胸臆之所存者幾何哉國無仁賢空虛已甚矣土崩瓦解抑又何疑耶